續藏書

續藏書卷十二目錄

內閣輔臣

內閣輔臣

趙貞吉

續藏書卷十二目録終

內閣輔臣

太保楊文忠公

楊廷和、字介夫、四川新都人、父春、湖廣提學僉事、廷和成化十四年戊戌進士、改庶吉士、十六年、授翰林院檢討、弘治二年、歷修撰、陞侍讀、九年、進左春坊左中允、十六年、陞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十八年、命同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為會試考官、取董玘等三百人、擢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

士正德元年進詹事仍兼學士二年三月陞南京吏
部右侍郎初　武宗御經筵講書故事講書義畢必
獻規諫之語是日延和同學士劉忠講罷　上謂劉
瑾曰經筵講書何故添出許多說話瑾奏曰此二人
當打發他南京去乃陞二人南京侍郎是時南京無
缺皆添註五月陞南京戶部尚書十月改戶部尚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三年八月加少保兼太
子太保五年二月進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九
月加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七年十月進少師華蓋

殿大學士、九年正月、上疏請視朝、御經筵、罷邊兵西僧市肆等項、奉　旨、朕深居、朕自處治、經筵等項已有成規、邊兵只照前。　旨、市肆常理、西僧舊制、俱不必動、十年二月、疏請重視朝、嚴宫禁、三月、以憂去、十二年十一月、服闋、大學士梁儲、請遣行人起廷和、復入内閣而已、遂居其下、十二月、上巡邊、廷和言北虜不時出没、正統末年、可爲明鑑、不報、十三年六月、上復議北征、廷和諫、萬乘不宜輕出、上又自稱威武大將軍、令内閣草　勅、廷和等又諫、俱不聽、

十五年、廷和同大學士毛紀上疏、謂大祀之禮在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 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二日、禮應卽時祔廟、今俱改卜至再、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旣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亦已踰期、自去秋 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伏望亟賜班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幷各衙門題奏文書、不報、十六年三月、 武宗不豫、廷和等咨請 太后懿旨誅江彬、籍其家、會 世廟將至京、廷和請由東安門、居文

華殿、上箋勸進、擇日登極、　上命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登極、初儀制郎中具儀注進啓、　上謂長史袁宗皐曰、遺詔以吾嗣皇帝、非爲太子、此所具儀、何謂也、會命議　興獻王主祀稱號、尚書毛澄請之內閣、廷和檢文獻通考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爲據、異論者即奸邪、當斬、七月、進士張璁疏論繼統繼嗣不同、力詆朝議之非、　上令送至內閣廷和曰、秀才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頃之、　召廷和等入、　諭曰、至親莫如父母、因授以　手勅曰、卿等

所言俱有理但朕罔極之恩無由得報今尊父爲興獻皇帝母爲興獻皇后祖母邵氏爲康壽皇太后以伸朕爲子之情廷和等退而上言禮謂所後者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蓋不唯降其服而又異其名臣等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御批復加興獻帝后皇字廷和等復封還手勅既而曰若加皇字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矣願罷歸上曰卿等所言皆大義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於史志可勉錄皇號廷和

等倡九卿翰林科道連章劾張璁邪說願乞罷斥不報嘉靖元年壬午春以翊戴功加伯爵廕一子爲錦衣衛指揮使辭免仍加錄廕二年二月以少師十二年考滿奉　手勑楊廷和輔翊朕躬勳勞懋著特加太傅不拜三年二月以議大禮忤　旨致仕後削籍爲民

國琛集云　武皇南巡天下洶洶倖臣竊國柄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公延禮狂生生泣下曰久當不負良規已而　武皇崩於豹房安危俄頃禁從兵悉屬江彬

公啓與太監張永謀啓　太后請　旨誅彬先傳令散軍士各就賞彬覺頗嚮無人遂就擒乃定遣迎今上禮下詔紀元釐正國條裁革傳乞陞及濫役月省食糧一十六萬餘

永史云戊申命禮官議崇祀　興獻王楊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援禮部尚書毛澄曰是禮良正與議者以奸諛誅將有衆人張璁者禮部侍郎王瓚同邑人也詣瓚言　帝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與漢哀宋殺姝科瓚宣言於朝廷和惡之嗾言官論列調南京

而以學士汪俊代之、又云、尚書毛澄會公卿等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善其合禮、今上宜以孝宗爲考、而稱興獻王爲叔、又以益王子崇仁王後興獻稱考、而顧稱益王爲叔、帝曰、父母可互易若是邪、其更議、大學士廷和蔣冕毛紀復言程頤濮議最爲得體、興國祀事、暫屬崇仁王俟皇次子生、復承王後、情理允愜、廷和復言、舜不追崇瞽瞍、漢世祖不追崇南頓王願、皇上取法二君以光聖德、又云、聖母至通

州禮部議由東安門入不聽復議大明左門入亦不聽斷由中門入謁　太廟舉朝以爲不可　帝命錦衣衛以母后儀駕及製太后法服以俟　聖母聞朝議欲考　孝宗恚曰安得以吾子爲人子詰從官曰爾儕已極顯榮獨不爲　獻王地乎胡尊稱至今未定也因留通州不入　帝聞之涕泗號泣啓　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羣臣惶懼不知所裁又云張璁作大禮或問辯繼統繼嗣之異以遺內閣不聽乃上之兵部主事霍韜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巡撿

房睿各上言禮官持議之非留中廷和知勢不獲已乃草敕云奉　慈壽皇太后懿旨以朕本生父興獻王稱興獻帝母稱興獻后　憲廟貴妃邵氏稱皇太后仰承　慈命不敢固違　上允之又云給事中熊浹疏言　皇上貴為天子聖父聖母以諸王處之于禮安乎臣謂尊稱必以帝后而祀於列廟則大統之義本生之恩庶為兩全費宏以浹為鄉人恐廷和疑巳乃出為湖廣叅政又云　帝下張璁所進大禮或問於禮部廷和擬旨吏部尚書喬宇選為南京刑部

四川司主事、論之曰、南中非予所宜柰何以大禮相
厄也、尚書石珤語璁曰、行矣愼之、大禮議久當見用
耳、而楊一淸亦云、張生此論聖人不易也、又云、郊祀
甫畢、淸寧宮小室火、楊廷和言火發風迅、且迫淸寧
後殿、豈　興獻帝后加稱、　祖宗神靈或有未恊者
乎、給事中鄧繼曾言五行于火主禮、火失其正、廢禮
之應也、主事高尚賢等亦各上疏、　帝心動、乃勉從
廷議、稱　孝宗爲皇考、　慈壽皇太后爲聖母、　興
獻帝后爲本生父母、不稱皇、又云、　上諭　興獻帝

冊文、朕宜稱子、廷和曰、不可、復諭宜稱孝子、廷和曰、宜稱長子、廷和令禮部侍郎賈詠題主、題曰、 興獻帝神主、不稱考、亦不稱叔、不著子名、遣太監及成國公詣安陸上尊號、又云、 太后邵氏崩、后 憲宗貴妃也、生 興獻帝、尊爲壽安太后、楊廷和議哭臨一日、十三日除服、移文南京、不布詔、 帝不從、命以二十七日、丙寅、禮官請素服御西角門、 帝曰、朕哀慕方切、安忍爲此、十二月甲戌、 帝勅禮部曰、 祖母壽安皇太后、夙事 皇祖、誕生 興獻帝、肆致劬躬、

入承大統方隆帝號期享遐齡孝養未終奄忽遐棄追唯懿德宜有尊稱上尊號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皇太后又云　帝遣內臣之蘇杭織造工部言地方饑饉不必遣官及科臣章僑等各諫止不聽命廷和撰勑廷和疏言蘇杭諸府四月以後亢陽爲虐入秋以來霖雨不止饑窘非常正供不給淮揚徐邳田廬漂沒幼稚計斤而鬻母子墜水而死若更重以織造恐激他變勑書必不敢草　上怒其違抗切責之廷和遂移疾乞休允之科臣葛鴻奏乞慰留

不報、又云、帝命費宏監修大禮全書、已而易名明倫大典、以一清璁等監修、至是書成、加璁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久之、帝享太廟、數目璁、賜以御詩及肖衮衣、勅曰、大學士楊廷和謬主濮議、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理、蔣冕毛紀轉相附和、林俊著論迎合、喬宇為六卿之首、乃與九卿官交章妄執、汪俊繼為禮部、仍主邪議、吏部郎中夏良勝脅持庶官、望遂邪志、何孟春以侍郎掌禮部、鼓舞朝臣伏闕喧呼、朕初見道未明、三更詔令、而大禮始定、

然不欲已甚姑從輕議廷和爲罪之魁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視朕法當僇市特寛宥削籍爲民毛澄林俊旣病故各奪生前官職蔣冕毛紀喬宇汪俊已致仕各奪職閑住何孟春情犯特重夏良勝釀禍獨深俱爲民其餘兩京各官附名入奏或被人代署而已不與聞者俱不問其先已正法典編戍爲民者茲不再究禮部大書揭諸承天門俾在位者咸知警省

趙文肅曰唯皇天篤我明之祜聞出哲臣爲社稷

隸二百年間如仁和于公暨新都楊公乘所遇時力於隸事最著矣蓋正統己巳土木北狩正德辛巳威武南征隕空沉陸變起非常非有握補天之器挾移斗之能安敢援手其間哉于公已表於 憲皇之世楊公之沒久矣頃者恭遇 皇上奉我 世宗皇帝遺詔復公之官加贈太保謚文忠廕一孫爲尚寶司丞二孫入監遣官祭葬恩數備至嗚呼休哉不忘臣下之勞其 國家有道靈長之福乎於是始皆談誦公行事矣噫公希世之英也按公系出湖廣之麻

城五世祖避亂入蜀居新都以天順己卯九月十九日生公幼以奇穎舉於鄉少年讀中秘書才器恢廓鄉先達司馬余肅敏夙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別曰介夫當相天下爲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蓋居館三十年修文講讀聲譽茂藉時輩視之已若麟角鳳毛然正德丁卯冬自南戸部尚書同長沙李公辦閣事是時孽豎之焰毒蒸寰宇數年內駭奔未息南平北討政府囂然而長沙亦倦念去欲令公代已（得代而後可去）也嘗語人曰吾於文翰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

介夫大余公識公於早歲李相察公於同事非楊氏之鮑叔哉壬申冬李去公始獨任時公丁憂朝議奪情疏亟上議得寢唯令撫按官與坐守長隨刻期制日促上道此起用輔臣之異數也竟公再起而時事益難爲矣 武皇帝匹馬捶居庸關踰上谷入雲中望獵陰山旋以威武南下則五位虛拱將踰歲矣嗟嗟自宸濠播亂訛言載路包藏禍心者可盡防禦人心將渙大勢將傾仕者詠同車之招居者懷恤緯之憂此何等景象邪公血誠隻影周旋其間逮奉 綸

音近承　慈旨大合衆謀小事獨斷竟俾邊無鳴鏑衛寡驚柝安平且泰侯　上之回嗚呼可不謂公勞已乎　大駕至自通州事勢愈急四家銳卒環布蕭寢梟獍在側磨牙啖舌儻機事有一髮之類則禍不測可忍言邪嗚呼危哉公外示安徐密祈　內旨許其從事始以一刺紿彬入賀戕吻縛之按押虎之機此蕭張擒信之智也旋以優賞犒恩歸官卒令掃迹出關成逐羊之勢此周勃收軍之勇也罷收而司農之印可不倒矣信擒而郿塢之臍可不焚矣嗚呼可

不謂公功巳乎然後淸宮譬道迎　眞主開明堂而治之布明詔與天下更始而天下大定矣嗚呼可不謂公忠巳乎當是時公之勳名著矣風烈高矣尊親議起而事之大難處者亦隨至矣公嘗歎曰衆尤交責吾何逃乎義之尤我命也人之尤我遇也事之尤我時也吾唯有去巳耳夫以公之圓機達識豈不知詔者上之令也不便雖十易之執禦特以處君父骨肉情理之間身任　兩宮之責豈敢操一切徑情之說乎必推心揆度劑量而調適之以和無體之至禮

保忩名之完名侯　泰陵掃宮役作而徐圖其後豈盡晩哉然欲即以囘執禮正名之論則勢不可也豈非命哉公之決于去所以免義我尤也往在漢廷博議是者不以加秩賞者不以奪稽據經研義非擊摶之司是當求裁無臧異之鴈四子之於公獨異是乎豈非遇哉公之決於去所以免人我尤也世復有不齊之論出於意見之偏錮于背聞之久附聲和響齟齬寔繁徒致　聖主懷怒疑有譏嗾罪且不測豈非時固然哉公之決於去蓋以免事我尤也夫以公之

功勞靖忠而博此三去惴惴焉懼補過之無地人臣之道豈易盡哉悲夫傳稱公幼讀書日以卷計長於學無不貫唯以資經濟故於　當代典章條格人才政蹟邊防阨塞軍伍錢役叢瑣遼邇心計耳濡如身親周旋而抵掌可述酬荅機務之際殆裕如也張永以東廠功乞封已持　內旨引內官劉馬兒例要公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自身也事載岳公類博稿中取示之乃已其談笑解紛易易如此而不知由於宿昔之精博也至當大事智勇奮溢臨九死而不

囘此則非人易及亦非可易測者矣初擬草威武敕已瀕死逮　嗣君未至承制專斷者廿七日駕抑奸雄如泰如瓊稍跡皆足以炊　新詔裁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怨者洶洶謠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枷於是公出入護以衛士盖岌岌隣炊矣然而不炊也者才也亦忠也有默相者耳公閣僚廣東梁公之論曰天生斯人以了今日之事大匠之任不可代也於是虛閣中首席俟公起復至而居之斯則公未卒而論已定故公少

時嘗夢天門開遙瞻卓楔曰際昌時而公顯其老也復夢天門開有二幡導公冉冉以去而公卒公殆天人禀間氣而生者邪公在位一辭伯爵及太師太傅二辭錦衣衛千戶廕三辭文職四品世襲廕位極人臣而居處同於寒素硕濟物之心則拳拳無時已也公生多宦遊每歸則為鄉人建一惠爲初通水利灌涸田萬項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次捨建坊牌貲以修縣城城成而賊至完生命者萬計次置義田千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修創利業三焉若他言行

之詳當有如王巖叟馬永卿輩書之未易舉也

支大綸曰大禮之議肇於永嘉而席桂諸君子和之倫序昭然名義甚正自無可疑延和上畏　昭聖下畏人言力主濮議諸卿佐復畏廷和之排擊附和雷同莫敢牴牾其伏闕諸少年尚氣好名以附廷和者爲守正以附永嘉者爲干進互相標榜毒盈縉紳皆當國者不善通融耳然以冲齡之主而舉朝元老卿輔至二百餘臣皆宜呼慟哭卒不少動聖孝天植神武獨斷萬古一君而已

李禿翁曰、世廟初入據古執禮、公當其時、可謂正直不阿卓然名世矣是豈賂璫賣友取容之人乎此市井之談愛憎之口、不待辯者獨大禮議起、人皆是張桂而非公予謂公只是未脫見聞窠臼耳、若其一念唯恐陷主於非禮、則精忠貫日可掬也故謂公之議有所未當則可謂公之心有一毫不忠則不可此趙文肅所以極力爲公表也善乎鄭淡泉之論曰、康陵時、劉公鞠躬盡瘁以匡其始楊公撥亂反正以扶其終或去或不去均之爲大臣其言當矣果如或

者之說於司直爲賣友於劉瑾爲阿勢則大禮之議委曲扶同公自優爲之矣然公之議大禮也可以許其忠而未敢以許其妙若處　康陵之朝非但人不知其妙而亦不能信其忠蓋大忠者不見忠至妙者人自然不知其妙也是以當時知公者僅僅有李文正梁文康費文憲數人耳文正必得公而後敢以去梁費二公亦必得公而後敢卽安則公所係何如哉予又怪其不能以事　康陵者而事　永陵也豈其眞挾定策之功或恃　世宗仁聖終能聽已也邪不

知之矣、

太師梁文康公

梁儲字叔厚廣州順德人別號鬱洲居士晚更號厚齋成化戊戌會試第一　廷試第二甲居首改庶吉士十六年授編修二十二年兼司經局校書侍　孝廟於東宮日進講讀丁未充會試同考官旋丁內外艱弘治辛亥服闋進侍講與修　憲廟實錄成進司經局洗馬壬子主考順天鄉試復侍　武宗東宮講讀戊午主試應天是歲冬冊封安南國王充正使庚申九年考滿遷翰林學士辛酉再主試順天壬戌奉

詔教庶吉士與修大明會典書成進少詹事仍兼學士本年遷吏部右侍郎奉　命充正使冊封魯藩正德改元　詔纂修　孝廟實錄及會典俱為副總裁遂轉左侍郎明年遷吏部尚書兼學士專典誥勅掌詹事府事又明年戊辰主會試時逆瑾竊權專恣有不附己者輒以計去之乃指摘會典紕繆貶為吏部右侍郎實錄成復尚書兼職如故瑾憾公不置捃摭媒孽俄有　旨調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五年瑾敗　召復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既至進武

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尋進少傅兼太子
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廕一子錦衣世千戶、公辭、改尚
寶司丞、又辭、改中書舍人、又固辭、弗允、甲戌、再主會
試、凡六司文衡、六年考滿、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
殿大學士、先是石齋楊公首秉朝政、以父喪去位、公
言于　武宗、敕遣行人慰諭、命有司即其家督促上
道、楊公至、公遜居其下、士論多之、　武宗之將幸宣
大也、楊石齋暨敬所蔣公、皆在告、中外洶洶、莫敢先
發、公與東萊毛公泣諫於左順門內、既而毛公亦在

告公獨廷爭累日不得命陝西親藩有請良田爲牧地錢寧江彬及宦官張忠輩受重賄請 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 太祖高皇帝有禁玆田不得畀藩封 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爲閒言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不出梁儲曰公等皆託疾如國家事何是時 上怒甚令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上制草（制詞在後） 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會上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巡邊令內閣草制大學士楊廷和同儲力諫不聽屢使促勑廷和稱疾

不出、至是、上御左順門面促儲、儲不敢草、願就外上釋之時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建儲居守、朱寧陰受寧王宸濠賄謀入寧王世子、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儲大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鉞矣、王瓊王鴻儒亦助言之、議遂寢、已卯、考一品九年滿、進階特進光祿大夫、勳左柱國、兼給誥命褒諭、賜讌禮部、會江西兵變、大駕南征、公與蔣公扈從、至南都、凡七請回鑾、不報、時且郊、公與蔣公疏言兩都郊祀、祖宗配位不同、乃

不果郊遂定議北歸然尚未有期公復跪請於行宮西階中使傳諭再四公弗起得報乃起庚辰冬至德州自劾請罷不允抵京再疏又不允儲乃杜門求歸言妻喪未葬先壟未修老病之軀無所陳力 武廟固留遣官爲治葬事葺先人墓而賜祭遂與羣公同受遺命策 世廟自興邸入正大統儲與冕實奉行勸進事稍定復申前請既而外議謂儲黨逆濠復護衛儲默不辯攻詆者縷縷儲乃復固申前請 上始可其奏賜勑特遣行人送歸 命有司月給廩食歲

致輿隸。蓋辛巳夏五月也。公歸。日與弟叅議君億徜徉山水間。嘉靖乙酉秋。上念定策扈迎功。唯儲未錄。詔廕子世錦衣衛指揮。公疏辭。上重違懇誠。報可。而遷均輔爲尚寶司丞。公疏陳謝。慰勞有加。丁亥三月二十五日。公卒。享年七十有七。贈太師。謚文康。諭祭九壇。遣官營葬。公沉重博雅。接人和易。立朝四十餘年。議論每持忠厚。故羣邪用事。公從容其間。若履坦途。所著有鬱洲集。藏於家。

霍韜撰公傳曰。公立朝四十年。其功多矣。乃自掩蔽。

不肯以功自誇故人不得知公聞謗不辯故謗言日積平生好施德於人人或賴公以自庇反操戈向公故海內後進之士未嘗面公者徒聞謗公云云亦附和而毀公也正德間秦王請陝之邊地以益封壤臣江彬朱寧及宦官張忠皆助爲之請 武皇帝詔與之兵曹及科道各執奏不可 武皇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公當草制曰若遂草制畀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 帝意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公亦繼引疾 武皇帝怒內臣督促公

承命草上制曰昔 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地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聽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 武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回天之力決於數詞偉矣哉正德己卯 武皇帝欲自巡邊乃稱威武大將軍詔宰臣草威武大將軍勅大學士楊廷和蔣

冕皆引疾、　武皇帝御左順門召儲儲奏曰、臣不敢
草勑、　帝震怒手劍立曰、不草勑齒此劍、儲免冠解
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　陛下猶
憫臣若遂草勑他日　陛下覺而怒曰、儲無禮以臣
名君臣罪不可赦、　武皇帝迺察其誠欵擲劍起不
促草勑矣已卯宸濠反、　武皇帝欲親征乃議錫公
居守梁公蔣公皆從、　武皇帝至南都議郊儲與冕
奏曰、南都郊、　仁祖皇帝配天北都郊、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配天若遂郊配位不知所裁、　武皇乃不

郊又將南幸儲冕手執章奏跪行在門外自夘至酉汗浹背　武皇帝遣內臣諭起對曰臣未奉俞旨不敢起　武皇帝乃諭曰不南幸矣儲冕乃起始宸濠未反時凡所餽皆有記籍濠誅後閱籍唯厚齋梁公晉溪王公無受餽世人猶指此以疵二公未見此記籍耳廣郡沈同知尚經曰順德南海番禺梁厚翁田無百畝所有者香山浮坦從化賊巢瘦瘠不食之土耳世人乃以辭受之濫疵公韜故著此以俟篤論之君子云晉王御史溱請典刑公田給事賦公門人也

請没公貲以代天下輸租之半劉瑾遂矯詔抄公家公在南京初報聞色不動　今上御極言官聯疏劾公假宸濠衛兵是爲故縱反者請召置獄正罪如陸尚書完云公曰余唯致仕去而已終不肯辯人曰是公大罪何所容辯公終不辯而劾者不已久之乃知與宸濠衛兵者非公實石齋楊公當制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之爲也蓋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人親署銜著筆跡故不得而誣也公唯引罪連三疏乞致仕無片言自明然後知公之爲大矣

不愧厚齋之稱

黃佐撰公傳略曰、蔣冕方在庶寮、公延譽官府、力拔爲輔、御史西安張璉論列詆毀、人不能堪、而儲引歷往謝、立意薦揚、竟至大用、璉終身感之、時楊一清在內閣、親承 聖諭、命撰勑召用、而訃音至矣、

冠絕濟才

太保楊文襄公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幼以奇童薦入翰林憲廟命內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僖淳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為人師有文中子之風矣登成化八年壬辰進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三年擢山西提學僉事丁憂服闋補陝西提學副使自弘治四年至十一年凡八年在陝大作士類士有博記誦者修文辭者專攻舉業者所學不一皆誘而進之三邊學多士廣歲必一試雖僻壤不遺也其涖事愈久愈嚴夏

楚之用若無虐日士試凜凜守法莫敢左右顧及去任士追憶往事凡中才已上可貢可舉者未嘗一朴及之性明知人方進取日或許以將來科第及冠世名世必卒如所言故其造士五十餘年猶用不盡當是之時雖宗室不能奪生員之婚雖撫按不能撓課試之權為　國朝提學之最久乃召為太常寺少卿至十四年轉南京太常卿壬戌虜火篩入寇馬政廢弛遷右副都御史督理茶馬十七年清出荒熟牧地凡十三萬八千四百七十三頃餘奏准每年於陝西

按察司揀用憲臣一員于臨洮府駐扎巡禁茶馬又
奏准選取都布按三司官三員專候委任及添注鞏
昌平凉府同知官不時聽委十八年又題准招商自
出資本買茶裝篦轉運茶司每一千斤價五十兩大
約計官銀萬兩舊買馬不過千匹若此可得馬幾三
千匹其利在官與開中商茶不同至今以為便甲子
虜賊大舉大司馬劉大夏薦爲陝西巡撫兼經理邊
務一淸上疏陳邊事劾罷總兵武安侯及兵備不職
者數人請釋緣事守備楊宏使自効裁抑鎮守中官

支應歲省數千金、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瀕河一帶、以捍靖虜、虜遂不敢渡河、己丑冬、虜數十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一清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衆遮道爭謂不可、以謂平涼一路絕無行人、叅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一清不荅、徑去、賊聞一清至、遂掣衆北走、在陝未踰年、百務具舉、正德改元、朝廷以邊患方熾、兵權大分、命總制全陝三邊軍馬、一清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數由以入、率官屬沿邊巡視、議處方略、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修

濬垣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又上四事、復上六事、丁卯忤劉瑾、歸休丹徒、復逮詔獄、賴大學士李文正救免、庚午、慶藩寘鐇叛、起爲總制靈州士人素苦漢官科害、一清昔時多所釐革、已復踵舊、至是紛相訴訐、一淸以大亂之後但除其害、而不深究其人、閱舊築邊墻自紅山橫城高厚堅完、儼然巨障、念成功之甚難、歎前志之未遂、感而賦詩有老去寸心猶不死、仗誰經略了餘忠、復入城訪求各營衛部領之賢否、而更置之、謂邊軍之困本

由科差煩重而私役買閑爲弊居多屯軍地去糧存逋逃萬數而湖地草灘半爲將領所據及役軍采取以自封殖於是鎮守太監　弼及總兵楊英仇鉞遊擊史鏞監鎗少監馬良等各退出役占軍士楊英又將所收草灘湖地呈退三之二鉞以下各退有差乃行巡撫將本鎮馬步軍士稽查實數造冊在官凡有征調全隊以出一切雜差循次撥用毋得脫者又通行各城堡一體查處禁革條陳地方急務十數事上奏其大者如乞旌罵賊而死都指揮楊忠李睿遊難

而殞百戶張欽等門閭仍䘏其子以勵臣節皆與劉瑾意忤一淸又奏總兵楊英喪失之餘士心不附乞將英取回調用薦副總兵仇鉞叅將保勳遊擊將軍史鏞是時延綏鎮廵奏欲因燒荒會諸鎮兵搜索河套零賊一淸上疏以謂漢中流賊未平調去沿邊官軍數多邊城空虛邊儲缺乏而河西達賊屢肆搶擄況河凍後達賊入套各鎮兵馬正當蓄鋒養銳以俟今乃無故出境搜索縱得數輩老弱殘敗餘寇何補于事而往回動經旬月糜費糧料傷損馬匹所得不

償所失、且舍門庭侵犯之處、而尋伏藏逃難之賊耶、
笑外夷、又遺書當道、極論其事、竟寢不行、益瑾素憾
一清、特以事變倉卒、不得已起用、既平復悔、乃矯詔
改一清專在寧夏撫馭、實陰奪其總制之權也、無何、
瑾誅、眾但知瑾之誅爲張永所發、不知永實受筴于
一清、遂成之耳、踰月、召爲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
辛未、順天應天山東河南盜起、一清疏上十一事、
上嘉納、改吏部、起廢拔幽、凡爲逆瑾所擯陷、逮茹以
起、江西盜久未平、薦按察副使吳廷舉、山東盜日熾、

又疏陳戰守撫馭賞罰機宜、下兵部、檄諸鎮施行、及劉六劉七等聚衆數千、充斥近圻、兵部尚書王敞束手無策、一清遂推用大將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又著令、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顆者陞一級、大學士李東陽從中票占、極其褒美、悉從所言施行、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惠安伯張偉爲總兵官、同征流賊、馬張不知兵、專主招撫、賊盜放縱、大肆刼剽、渠魁劉七屯兵近圻、要請赦宥、廷議將從之、一清獨執不可、曰、中原百姓、敢稱兵熾亂、罪在不赦、宜易將增

兵殄滅乃已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薦侍郎陸完
爲提督及賊至鎮江貽書于完願以拯溺救焚爲念
星馳前去量帶西北勍兵數千人半駐江北以爲聲
援半渡江南以備截殺彭提督仇總兵兵馬亦于南
都以東隨便屯駐防過一以壯金陵之保障一以爲
瓜真二塲之防又思此賊出沒無常或奔淮陽通海
二州以趨山東故淮鳳之兵不可撤山東之地不宜
虛卒之金山之捷竟如所料云寇平加少保甲戌節
入內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災異而上疏自

劾疏入錢寧銜之遂謝政正德巳卯秋宸濠變起一清以鎮江爲江南首郡此地有備則三吳無虞乃親閱城設險出粟賑軍乃調金山鎮海官兵爲外援設中軍營爲內應故城內外恃以無恐後 武宗南征幸其第宴飲賡歌兩晝夜有導 上幸浙江者一清從容婉諫遂不果行嘉靖四年再起總督三邊仰以最急且切四事上疏俱蒙擬行及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去位再召入閣 上以張錦奏遷 顯陵事諭一清對曰地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既定大事既

襄無故舉遷恐有他虞況　獻皇帝大葬之後陛
下自藩邸升爲天子不謂之吉壤不可也乃不果遷
初張孚敬桂萼二臣言官多有論列疑一清所援二
臣既去霍韜乃上疏毀一清　上疑之遂乞歸一清
明於知人若拔仇鉞于列校而寘鐇就擒舉王守仁
具眼人
於庶僚而宸濠受誅錄楊宏於編戍而總兵漕運至
於伍文定之首倡義捷喬宇之捍禦留都俞諫之總
制江右是皆儲賢于無事之時應用于有事之日靖
大變正邦域其有功于社稷大矣

制府褉錄云、公在靈州、人有笑其演營習陣者、公謂予誠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必謹哨探止必修戰備爲法、故每諭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爲能邪、

匯陽謝純撰公行狀曰、安寧州有石淙渡、公凡撰述題識、皆以石淙繫之、故時人稱爲石淙先生、父諱景中、永樂癸卯鄉試、初判霸州、改澧州、遷廣東化州同知、景泰甲戌十二月初六日、生公于化州、天順庚辰、

父乞致仕、携公便道、訪前母劉氏家于巴陵、壬辰、公登進士、癸巳、以外艱解官、訪姊氏于丹徒、會公前室段氏繼卒、二喪不任遠歸、乃葬丹徒、因家焉、公爲山西提學僉事、陝西提學副使、作興士類、連魁天下爲狀元者二人、其以學行功業著聞者甚多、具見于正學書院志及關西政教集、尋薦陞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茶馬、親歷荒邊、攷求利弊、茶利大興、而馬亦蕃盛、三邊仰給、詳具御史陳講所著馬政志中、會虜賊大舉、司馬劉大夏奏調楊一清在彼、多才好問、有謀

善斷、請勑改爲巡撫、兼經略邊務、勑下、公卽率兵禦
之、上疏具陳邊事、其一切興革計處事宜載西征實
錄中、　世宗卽位、薦起公者凡二十疏、　詔待缺起
用、特先遣官賫勑存問、嘉靖四年正月、授兵部尚書、
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陝西諸邊軍務、命巡撫都
御史卽家敦遣啓行、十一月、　召入閣、明年五月、陞
見復公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師兼太子太
傅、　御製詩一章賜公、卒之期爲嘉靖九年八月十
四日、夜四鼓、是夕寒風颼颼、堂戶閉皆洞開、有一卒

過公之門恍惚見公輿出騎從旌幟甚盛卒私念曰吾聞公病今將何之公病起邪及閒出大市又遇公如故天明方聞公歿矣

李元陽撰公墓表曰正德初閹人劉瑾有寵于上竊弄政柄公時總制三邊條列修邊事宜極有端緒朝廷翕然稱之瑾惡公不先白己內批罷公公遂引疾去位瑾怒公不已下之詔獄首相長沙李力救得釋瑾權日益重鼻息所向無敢違者六卿一言不合輒辱以荷校敢有乞骸骨去者中以奇禍相逢禁中

跪伏不敢仰視國事唯其意指危亂之幾已在旦夕時公家食日夜籌度不遑寢處五年安化王反寧夏命太監張永討賊永奏須文臣有智謀者一人同行召公仍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各處軍務協同討賊公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柰何永曰何謂公曰寧夏事不足平非久當有捷報內變事非公無能為也永佯若不知纔入陝界果聞仇鉞已（永亦可與謀者）擒賊永見公料事如神促膝問內變事公手書瑾字永曰渠日夜在 上傍不離 上一時不見渠不樂

今其根幹枝葉連結已成、 上傷皆彼手目、安從得一言入乎、公曰、此時已有間可入、覲討賊不付他人付公、 上意可知矣、言已即就出二奏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內變事、囑永曰、公班師入京見 上、先進寧夏奏、 上必就公問、公詭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奏、永曰、即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萬一不信、公公可頓首請 上、即時召瑾、沒其兵器、請 上登城驗之、若無反狀、殺奴餧狗、又頓首哭泣、 上必大怒瑾、瑾誅、公

大用益矯所爲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但須得請卽行事無緩時刻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 上覽奏至瑾姪劉二漢方面大耳已謀不軌遂頓足卽召瑾入侍瑾不知已有別旨差永抄沒其家矣 上命縛瑾下獄時尚未甚信及登城閱所抄兵器繩繩不絕始吐舌竟誅瑾等一時公卿士庶方敢出氣懽聲震天摘瑾肉而嚼者如市永乃備言公本謀與首相長沙李公同薦公才望公始柄用矣公七歲能屬文聰敏絕世

讀書過目成誦人欲試其心計戲取市家日曆鱗雜米鹽之數令目一過輙無遺脫故六經百氏無所不窺官制兵衛本朝故事歷歷詳曉八歲以奇童薦入翰林爲秀才及中進士爲中書舍人結交海內名士文章日益有名從學者日衆如丹徒靳貴同在內閣太原喬宇爲冢宰皆執弟子禮公葬喬自太原至丹徒持服奔喪其師友之義何如也公爲提學謂都人曰吾於陝得三士康海呂柟馬理也後果爲聞人弘治十五年劉忠宣言馬政廢壞薦公陞副都御史督

馬、　召請闕、面授勑行、明年公條上茶鹽監牧事宜、
及易主馬吏、奏請輒允、牧事有成、益開水草善地、起
城堡廬舍、河湟涼固間、雲錦成羣、十七年、虜入花馬
池塞、十八年、　勑公經略邊務、兼巡撫陝西、與虜、虜
素畏公威名、聞公至、遁去、改總制三邊、兼理馬政、是
年、陞右都御史、公上疏曰、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
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唯花馬池
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
守。虜衆拆墻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

臨葦。其間漢土穛處。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墻。恣肆出入。已而得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章修邊墻二百餘里。濬溝塹一道。又得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墻既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虜由花馬池拆墻而入。戕破內郡。始茂我邊墻爲不足恃。連年擁衆拆入。寧夏鎮巡屢奏乞築墻濬塹。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兵部奏。下

總制尚書秦紘紘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方挑穵邊塹一道七百里自謂可無虜患弘治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拆墻深入紘所修邊塹營堡不能捍禦阻遏虜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厪

宸慮敕臣經理臣闇劣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常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

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常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慶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寧州一帶沿邊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但陜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而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効可圖則近怨不足䘏此臣區區犬馬

寸心也今之河套即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勞而后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虜旣脫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

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陜西用兵殆無虚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尤愈于無策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于戰伐臣以築墻挑塹爲言宜必增益多口但受

恩深重自當爲

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人

公得力處

民稍安正可有為伏望　聖明俯垂省覽下兵部議

勑公經理正德二年公言臣兼巡撫不能專力馬政

瑾惡公公遂去兵部疏言邊務甚急修邊防虜舍一

清無可代者不報乃議上文貴張鼐曹元乞簡用瑾

不欲修邊內批罷役銀鎔大錠解京由是朔方復套

之議竟中止人謂瑾虜交通欲外亂以濟巳私或然

也瑾誅　召公入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十年入

內閣加少傅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

吾學編云公生而隱宮貌類寺人學博才雄善調停

應變濟務尤曉暢邊事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中機宜又好汲引人人或訾巳顧揚薦之一時俊遊喜功名者爭趨其門嘉靖二十七年贈太保諡文襄

太保費文憲公

費宏字子充號鵝湖鉛山縣人祖樂庵授五子長璵起鄉薦早卒次瑄起進士官至叅議號復庵復庵宦遊于外而五峰暨弟順庵璵遂主家政宏生而秀異與季叔雪峰端相上下復庵嘗曰光吾宗者必二子也携入京躬課督之癸卯甫冠遂與雪峰同領鄉薦甲辰試春官不利卒業北雍時少保丘文莊公為祭酒少宗伯補庵費公為司業皆重之丁未舉進士為廷試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初宏之上春官也復庵

方以都水主事出治呂梁貽書與宏曰汝脫下第毋南歸宜入北監讀書丙午代還宏訊曰伯文何以知宏不第令入北監也復庵笑曰此爾遠到之兆也吾嘗夢汝入北監領班籤籤乃彭文憲公故物文憲嘗遊北監中狀元矣汝第勉之至是果然是歲八月憲廟上賓預修實錄庚戌同考禮部試丙辰 皇太子出學青宮首改左春坊左贊善 武廟嗣服擢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丁卯擢禮部右侍郎進左侍郎時逆瑾竊柄凌轢公卿會瑾敗諸所變更悉皆

釐正唯山東河南陝西山西鄉試解額璭稍增其數宏謂求賢國家大典且開科則追請令科姑聽之俟後復舊　上可之十月陞禮部尚書鑄印局額設大使副使各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滿將補投考者不下數千人請託者半之當事者每難處分宏於食糧二名外預取聽缺者四人習字者四人擬次第補度可逾十數年由是投考及請託者皆絕跡辛未十二月奉　旨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供事甲戌二月進戶部尚書兼秩如故會錢寧入宸濠賄覬復護衛宏

執不可有同列嫉宏而覬其位者陰助寧一日忽傳旨詰責宏因引咎力請退有旨令致仕而從弟翰林編修宋亦罷抵家杜門謝客不敢履城府築樓一區日課諸子會羣從有與鄉人爲仇者赴愬會城濠知之招仇家人令摺摭入奏欲以聳動　上意奏入下都察院時大司馬幸庵彭公澤掌院事洞燭其奸既駁罷又欲加罪濠知計不行乃嗾羣兇嘯聚奸細焚略其室廬積聚又侵毀其先墓宏恐避處縣城己卯六月濠因朝會殺巡撫孫燧及副使許逵發兵反隨

遣数十騎趣信圖宏過進賢爲縣令劉源清所斬會王公守仁以羽檄徵兵列郡信守周朝佐鉛令杜民表等皆率兵往宏爲贊畫方略遣人間道致書於王濠平王欲上聞時侍御謝君源伍君希儒方隨軍紀功乃奏曰大學士費宏編修宷當護衛之再請也昌言明沮已懷先事之憂及逆謀之旣成也間道獻策又急勤王之義逾年 世廟入繼大統甫旬日即降勑起宏而宷亦召用時辛巳四月也甲申五月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八月大同卒叛殺叅將賈鑑

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者欲遣將出師以討之宏曰變出于激不叛者固多也討之勝則玉石俱焚不勝則彼拒城抗命損威傷重甚矣乃議先遣兵部右侍郎李昆往撫諭以覘其變而以都御史蔡天祐往巡撫命都督桂勇鎮守其地代還舊總兵官江桓乙酉武廟實錄成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賜宴禮部將弟宗從子懋中皆翰林編修預史事宗進左贊善懋中進修撰丙午六月 獻皇實錄成加正一品俸兼華蓋殿大學士是年累以疾辭 上不允丁亥二月疾亟

作辭益力、上乃允之、時子懋賢登進士選庶吉士、疏乞歸侍養疾、并允之、令疾瘳日照舊作養、乙未四月、有旨起用、遣行人王憲芝捧勑催促、宏遂于六月朔冒暑行、至七月十二日到京、入閣供職、丙午、召見文華右室、賜銀圖書一、文曰、舊輔元臣、十月十九日陪祀歸、一夕逝、享年六十八、贈太保、謚文憲、

太子傅

太師張文忠公

張孚敬初名璁字秉用永嘉人別號羅峰弘治丙午以詩經中省試七上春官始中庚辰會試辛巳 世宗臨軒策士賜進士出身時廷議 睿宗獻皇帝尊號璁上疏爲 上明父子之倫詞意剴切嘉靖壬午授南京刑部主事甲申以議禮未決再上疏 召至京廷議陞翰林院學士乙酉陞詹事府詹事仍兼學士丙戌擢兵部右侍郎經筵講書如舊進謁廟議及奉安 獻皇帝神主禮議丁亥轉左進大禮要略

命開館纂修明倫大典及命讞大獄署都察院事、
賜勅獎諭并賜二品服色金帶給三代誥命陞禮部
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照舊纂修、　勅賜玉帶并銀
圖書二曰忠良貞一曰繩愆弼違理都察院未久奏
革各處濫設鎮守內臣清勘近京皇親庄田戊子加
少保、　上享太廟回璁侍道側　上屢顧賜詩褒美
有貌奇貞才傑形端志氣伸予喜荷天貺賚賢作邦
珍之句再　賜玉帶璁進姚溪書院集、　上賜書院
名及堂名、　命有司于書院中建敕一亭石刻　御

誥范氏程氏五箴、命註冠服圖成、賜勅、幷金扇蟒衣、本年六月、明倫大典成、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給四代誥命、廕一子爲中書舍人、章聖皇太后賜諭慰勞、幷賜金繒、己丑命主會試尋勅諭重修大明會典、是年夫人蔡氏卒於京、命禮部尚書李時諭祭、遣員外郎張袞治葬事、八月以災異辭、准休致、至天津、遣行人周偉齎勅守取復任、仍賜銀記一枚、庚寅賜明倫大典、大學衍義、五經四書各一部、以一品初考、賜勅褒諭、廕一子爲國子生、會

議郊祀成賜玉帶、尋以名音同　御名、請更易、疏再
上、　上親爲撰名字、賜名孚敬、字茂恭、孚敬遂以賜
金作堂於寓所、　上又以　獻皇帝手書榮恩堂裝
潢成軸、　御筆金書　皇考手澤以扁公堂、　賜銀
印、篆曰永嘉張茂恭印、又　賜孚敬茂恭御書大字
二幅、是年雷震午門西樓、乞休、賜牙笏公服、比抵家、
而西苑工完、乃遣布政党以平賫　賜銀幣、　上念
公不置、又遣行人周文燭賫　勑取復任、壬辰、命兼
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復乞致仕、癸巳、差少卿陳

璽賁 勑起取復加少師再給三代誥命封贈如制
賜銀印二是年 皇嗣生賜銀幣甲午 命有司爲
作樓於府城以藏 御書文劄 賜額日寶綸又命
工部置扁差署丞朱守宣賚送乙未兩考 賜勑奬
諭廕一子爲中書舍人以疾再乞休致差行人周文
光御醫袁選賚 勑送還鄉月給廩米歲撥輿隷有
司將加存問丙申差錦衣衛千戸劉昂賚 勑視疾
諭疾愈還朝至處州疾作遂回再起至金華疾又作
己亥三月六日疾革遂不起

王世貞傳曰公浙之永嘉人貌魁傑有大志二十四
而舉於鄉數上禮部不利歸而聚徒教授姚溪山中
扁其讀書所曰羅峰書院人或謂公去諸生何幾而
書院爲笑曰諸生不當書院邪遂爲諸生祭酒蓋又
二十二年而中禮部試而 武廟方南巡明年 世
宗皇帝即位始臨軒策士公得二甲隸事大理時
上以興世子入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 獻皇
帝若后者久之不决公乃上書大略言 上以世子
入繼 武宗皇帝統非繼 武宗嗣也今以後 武

宗則弟以後　孝宗孝宗自有子奈何舍　獻帝勿考而考　孝宗使　獻帝有子而無子　上有父而無父哉　上心是之而迫於輔臣禮官議已報用公亦去而爲南京刑部主事因下議上書爭之曰是二本也　孝宗法得稱皇帝伯考不得稱考　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或問二篇於是桂文襄公萼疏亦上具如公指而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公且齮齕之矣然　天子益以心動方公獻夫霍公韜輩益推緣公說而進之　天子用以連拄輔臣禮官

口凡三下詔始定　召公與桂公超拜翰林學士雖
以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亡
所避　天子愈器之明年進詹事為經筵講官又明
年遷兵部右侍郎俄轉左學士侍經筵如故遂為禮
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輔政領都察院賜敕諭約
束中外御史所以褒獎殊至賜玉帶尋賜銀記二得
密疏言事明年加太子太保公以　上未有太子宮
不當設乃改授少保　上已尊崇　獻皇帝后錄前
後諸臣議而取衷于公書成名之曰明倫大典進公

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子四代[illegible]官一子是時楊文襄公一清居首揆以才受 上知然不能如公深而 上之所咨問公月以十數時時稱公別號及字桂公亦入輔名寵俱當公亞所言事不能無相左以故稍不平為惡語交關 上前楊公得因是以間公 詔公暫歸俟用而桂公削保傅以免公歸至天津而 上念之即 詔行人召復相公公入而楊公為霍公所論逐矣 上怒楊公甚欲置之詔獄公力為寬解得免 上嘗諭公曰留都天下

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悖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公言　高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乃數數言中貴人暴橫狀　上爲悉裁革鎮守監鎗市舶之類後先殆盡是時　上日事經筵作敬一箴及宋儒五箴註皆發之公天下欣欣望太平而公又自言禮起　上以明聖述作爲任事取公裁定若分祭天地南北郊尋壇於東西爲朝日夕月正先師號易像而主帝后行耕蠶禮皆其大者居第成以　獻皇帝手書含春堂及金

帛羊酒賀、而所讀書姚溪山中者書院、下有司爲新之賜名曰貞義其堂額曰抱忠時夏文愍公亦以言禮貴驟當　上意於公不能盡合、而會雷震午門西序有言公橫者乃乞休比行、上賜公服牙笏以識意歸無何、召復位、進兼太子太師、再乞休再　召、進少師時　昭聖皇太后干　上有推立恩而　上所生　章聖皇太后日重、　昭聖猶以故事裁之、上不懌而　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早倖橫燕中、所爲多不法燕中少年微知　上指乃上

變告其詛厭怨望大逆殺人事下獄按皆誣罔獨延齡殺人頗有狀　上益怒遂欲坐延齡反族其家公以爲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具對如初乃論延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公復與其僚方公上疏謂　昭聖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內傷痛乎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天之靈　上恚詞公自古強臣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囚令我矣當自悔不從廷和邪廷和者初持考　敬皇帝相也　上故爲重語

欲以偈止公公持不已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終
公與　太后世延齡得長繫矣公爲相務以明　天
子尊信國威重輔臣體其初潞州盜陳卿據青羊山
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而公獨破之卒擒誅卿大同
叛卒殺其將公薦劉源清郤永爲大帥以必得賊爲
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虜以重僅購其黨自相殘
得一二主謀者夏公以撫之說進而公稍屈矣公有
子中書舍人遜志賢而夭哭之成疾乞歸　上謂公
胡忍舍朕也得無以言故邑邑幸寬之蓋謂夏公也

公抗辯不置然自是乞歸益力而　上益厚公至手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鬚和藥者吾手調亦庶幾焉其專精神加飡自愛以輔朕爲忠之大公感泣疾益甚以死誓歸　上知不可奪乃許致仕歲給八騶月俸米八石公歸明年　上使錦衣緹騎帥視公疾且促還朝公強起至處州疾作歸再起至金華疾復作益又三年而卒春秋六十有五　上時幸承天聞計爲哀慟下書褒揚甚至贈太師謚文忠按公在公車最久而其成進士僅六載而拜相　天子之所以體信

之者自明典無兩焉凡所創革典制雖　上自信以
天啓而得之公者深矣公博洽典籍所撰對班班可
據其所以合非偶然也公歿未幾居第侵風雨力不
能飭而孫多假貸於人以食嗚呼此不可槩公哉公
別號羅峰所爲名書院者也最後　上呼羅山　賛
曰公相而中涓之勢絀至于今垂五十年士大夫得
信其志於朝而黔首得安寢於里者誰之力也夫禮
失而求之心而已矣王子曰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才
皆磊磊即不言禮亦有以自見

許文簡曰、公天性孝友、氣度朗豁、博極羣書、奇偉迥特、非時俗膚淺所能揆測、及當事蒞政、執法以往、剛峒不回、遭遇　聖主、建明大禮、乃知殷宗思治、夢帝賚傳、周宣中興、嶽降生申、有由然也、

吾學編曰、余見學士大夫多訾李公、豈其然哉、豈其然哉、文正爲政、値奸凶隕名毀迹、保護善類、卒之日、諸門生故吏醵金錢爲葬具、不一二年、家人不免于凍餒、余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近日輔臣一宴會之費、楊公文武兼資、處瑾永張桂間、固有深意、非

直任權術其濟不濟命也肅公早自修檢才諝學識
又足展其志意所至注措有善舉譽張公晚年發憤抗
朝議受知　聖明得柄用攬才俊謝苞苴孤立行一
意元侯中貴戢戢斂束要亦有以服其心矣
永史云張璁抗疏言時議欲考　孝宗而叔　興獻
王者拘定陶濮王陳迹耳漢哀宋英並為皇嗣育之
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今　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
之義非為　孝宗後也稱　興獻以皇叔鬼神既不
安矣稱　聖母以叔母得不為　皇上臣乎謂　皇

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
則不可 帝熟覽之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獲全矣
遣諭廷和曰此議寔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
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上又云甲申三月 帝
召張璁等詣京都御史吳廷舉恐璁等復倡初說請
勑諸王及兩京耆舊大臣各陳所見以備採擇璁萼
復上言統嗣之辨且曰今日加稱不在皇不皇寔在
考不考若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此塞今日之議
帝御平臺召冕紀宏諭加尊號及議建室冕對曰臣

願陛下爲堯舜、不願爲漢哀、上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冕等不能對、時黃綰亦申璁議、帝命草勑加尊號、戶部侍郎胡瓚言大禮已定、席書督賑江淮、實關民命、不必徵取、上從之、併止璁等、璁時已至鳳陽、見邸報、乃上疏極論兩考之非、且云本生二字、决非 聖衷所裁者、此禮官陰術、似親之、寔外之也、亟去二字、繼統之義始明、帝復命召、蔣冕曰、二人來、必撲殺之、帝趣使來、以席書爲禮部尚書、又命、必加孝字、去本生母三字、冕爭曰、孝字唯用于祖

廟祝文、今稱長子、已竭孝思、復加以孝、有干正統、本
生母、係勑諭擬定、亦難遽刪、己酉、上 昭聖冊曰昭
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庚戌、上 興獻帝曰本生皇考
恭穆獻皇帝、 后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布誥天
下、時張璁至東昌、見之、歎曰、執政欺 上、忍至此乎
兩考並稱、綱常愈紊、不可但已、又云、蕚等至京、臺諫
交章、請與席書並罪、章十餘上、璁請 上親臨便殿
集執政禮官、聽臣等各據典籍、面議兩考之非、再詔
之誤、科臣張翀取先後章奏、請發刑部擬罪、尚書私

語曰、若得俞旨、即撲殺之、帝稍聞、遂陞桂萼張璁爲翰林學士、方獻夫侍講學士、喬宇言桂萼偏執異說、搖動人心、請罷黜、帝切責宇、遂求去、從之、璁萼列十三事以上、一曰、三代已前、無立後之禮、二曰、祖訓不言立後、三曰、孔子射於矍圃、斥爲人後者、四曰、遺詔不言繼嗣、五曰、禮輕本生父母、六曰、祖訓稱天子爲叔伯父、七曰、漢宣帝光武俱爲父立皇考廟、八曰、朱熹嘗言定陶事爲壞禮、九曰、古者遷國載主、十曰、祖訓皇后治内、凡外事無得干預、不宜

假。昭聖懿旨十一日、皇上于　大行壽安太后
不得率天下終三年喪十二日、新頒詔宜改正十三
日臺諫連名章疏勢有所迫禮官欺妄罪不可逭疏
入何孟春復爲論條辯、帝切責之、帝采璁議遣
諭紀等去本生字、紀復力爭、帝御平臺召紀宏珏
責之曰、此禮當速改爾輩事君不以忠朕亦不以禮
處爾輩無君乃欲使朕無父乎、紀等惶怖而退又云
九月己亥、帝奉　章聖皇太后謁見　世廟、帝
諭撫臣曰、聖母欲謁　世廟卿謂何如、宏一清曰、

國初禮制皇后初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以正
乾坤之位謹內外之防　帝問璁萼對曰唐開元禮
有皇后廟見之儀　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
祀永樂止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　祖制也
皇太后　中宮宜先見　太廟以補前禮之缺次謁
世廟以成典禮之全　席
書劉龍曰　高皇帝準古廟見禮爲大婚冊后之制
未及施行復定冊后止謁奉先殿璁所引供婚禮今
行大祭禮不可附會璁萼曰周王宗廟之祭王服袞

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褘而入立西序九獻各四拜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 皇上毅然舉行以復古帝王之盛未爲不可因具儀以上席書等不能難乃請 聖母謁廟必 皇上同行以主斯禮從之又云初費宏議 世廟樂止用文舞隨仝何淵言武舞未備宜議定之 清詠鑾及侍郎劉龍言 高帝以武功定天下故奏武德文始之舞惠文二帝止用文始昭德世廟不用武舞未爲缺典張璁曰王制祭用生者爵今 上尊 獻皇爲天子父樂顧可缺耶且天子

八佾為八六十四諸侯六佾為八三十六國朝大廟文武舞各八計一百二十八人王國宗廟文武佾各六計七十二人 獻皇在藩已用七十二人矣今追王而僅六十四人可乎桂萼言周禮以司干掌舞器祭統以翟為樂之賤蓋音貴人聲而容貴干戚則去武舞者去所貴也而可乎 帝曰爾據經籍推論甚明朕心甚嘉不用武舞寔為缺典其即增之又云上與輔臣從容評隲諸臣曰張孚敬忠誠才略但不惜人才耳人咸服 上藻鑑又云張文忠其猶國之

純臣振古之人傑哉當議禮時舉朝元老公卿百執
事三百餘人羣然一詞而上援　孝廟近庇　昭聖
口執程朱之成說至撼門伏闕哭聲動地其景象何
似而以一新進郎佐屹立其中不懾不怵詞嚴氣壯
卒破千古之謬成　聖主之孝張寅大獄盡劉法吏
成案活一家數十無辜之命以摧藪主植黨之奸豈
世俗僊僊伈伈者埒哉既荷知眷陟列台鼎慷慨任
事署都察院而申明憲綱糾正下吏風紀肅然在內
閣持議正直雖屢蒙嚴責而剴切益堅密謨讜論同

列多不與聞清勳戚莊田革疾伯世襲罷鎮守內臣在閣十年不進一內臣不容一私謁不濫廕一子姪吏兵文武二選所指為內閣質庫者未嘗有纖芥之私道有不合卽奉身而退衣囊一篋巳渡潞河旣有溫旨旋踵復入以行李鮮而內顧輕也嘉靖末年華亭當國世亦共以為賢然莊田美屋跨州郡出京之日大車幾百輛彌月不輟方舟而下連數百艘於文忠何如也霍文敏素伉直不輕予人而獨重文忠以此

太傅席文襄公

席書字文同四川潼川州遂寧縣人弘治庚戌登進士授郯城知縣陞工部都水司主事差督漕船于清江廠著漕船志具見綜理之才通變之學矣十四年改戶部山西司主事歷河南司員外郎會雲南晝晦五日 朝命考察雲貴官員書具疏云災異係 朝廷而不係雲貴在大臣而不在小臣因條奏時政數千言 孝皇欣覽賜置座右十八年出爲河南僉事正德四年陞副使提學貴州時王陽明謫龍場驛書

每學擇其秀者一二人、集省城書院、事龍塲爲師、士始得聞正學焉、李禿翁曰、即此一事、公之才識、已足蓋當世矣、當是時、人之尊信朱夫子、猶夫子也、而能識朱子之非夫子、唯陽明之學、乃真夫子、則其識見爲何如者、然有識而才不充、膽不足、則亦未敢遽排衆好、奪時論、而遂歸依龍塲、以驛丞爲師也、官爲提學、而率諸生以事驛宰、奇亦甚矣、見何超絕、志何峻卓、況不虞城瑾之雪其後乎、六年、陞河南參政、丁憂、八年、起復陞浙江按察使、九年、陞山東右布政使、升

丁憂十二年補雲南右布政使十三年陞福建左布政使十六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尋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嘉靖二年南直隸大饑戶部議發銀賑貸書上疏謂江北淮揚廬鳳諸郡災傷爲甚蘇松常鎮次之徽寧池太又次之執政始知狀議遣大臣往賑會書適上賑粥要議衆喜曰此任當屬此公也命兼僉都御史賑濟江北時餓莩塞途至人相食盜賊莫可制書被　命講求時宜謂給散銀米實滋弊端且饑民命在旦夕若待編審事定將無類矣設

粥則所賑皆貧民乃將州縣每十里爲一局先發見銀市米爲粥饑民趨之盜賊漸鮮乃以奏截運儲及戶部所發銀給粥兩月饑者少甦始定議銀米閒月兼給沾寔惠云甲申春南刑部主事桂萼以書及方獻夫大禮疏錄奏上下其疏議特陞禮部尚書初廷臣執議謂今　上宜　考孝宗皇　母昭聖太后　父毋稱本生叔父母　上勉從之旣下詔終以爲疑晝及張璁霍韜抗議謂　上以　聖祖兄終弟及之訓以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者尊號宜具實以稱爭論數年

幾成聚訟至是　上下書等及廷臣先後所奏會文武百司集議於朝衆論既定卒如書等言大禮始告成尋加太子太保丙戌會試知貢舉舊廷試內閣所讀卷多取入一甲二甲九卿分讀者則以官爵為次雖好卷亦不能置前列書具疏言廷試以收人望服士心請　明旨痛革廷試一大弊　上是其言六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掾武英殿大學士入典機務未任而疾亟遂卒書才識敏決文章政事亦卓然可稱其學專右象山而抑考亭嘗著鳴寃錄以

明象山之宛識者韙之、
一淸誌銘略曰、嘉靖丁亥春二月、少保兼太子太保
禮部尚書席公以目疾久未愈、求致仕、先是凡三上
疏乞休、不允、至是　上曰、卿學行才識、朕所簡注、方
賴輔成化理、而卿疾彌留、志不可奪、特加武英殿大
學士以示優異、然不遂欲卿遽去、　賜第京師、月俸
支如故、蓋自國初以來、文臣得謝恩禮之優、未嘗有
是、　命下而公卒、是月十日也、訃聞、　上悼惜、贈太
傅、賜謚文襄、諭祭九壇、初喪、文出親製、備述君臣始

終之義聽之感動給官舟遣行人馮震護喪歸其鄉凡葬事則遣工部主事張淑督有司治之又官其子中爲尚寶司丞卹典之優亦前此所未有嗚呼上之所以待公者如此地下有知亦可以自慰矣按公之陞河南按察僉事也歲大饑撫按議賑時鎮守中貴甚横督修黄河諸工役朘削無筭所在騷然公曰第停工役禁尅削不煩賑濟也撫按從之而民稍安後遷福建左布政宸濠之變公募軍二萬赴援道閙賊平乃歸又建道山書院以祀閩中諸賢皆千古偉

事甲申春世宗入繼大統三年矣再命遣官徵公入京憾公者乃咸謂賑粥非善謗議紛起公疏乞終事三月特陞禮部尚書公疏辭不允南北言官交章劾公公又疏乞休致以全臣節　溫旨褒答仍命吏部趣公五月公再疏乞休忤上所撰大禮考議有謗公侵賑濟銀者公乞差官覈勘　上遣近臣偕戶部及法司會查已明公復疏乞放還不允使者催趣相望於道公不得已北行至德州聞百官伏闕被逮繫公上疏乞宥學士豐熙等不許仍趣其來八月至京

陛見、而言官復有所劾、公杜門、三上疏乞罷、俱不允、
不得已、出視事、乃上所修大禮集議四卷、纂要二卷、
即蒙降手敕、加太子太保、賜白金五十兩、紵絲衣四
襲、須其書於天下、梓行之、五月、偶感暑疾在告、目漸
失明、又具疏辭、 上遣中官、齎賜牲酒食米瓜菜來
問疾、又賜詩、遣官慰問、以 獻皇帝實錄成、進少保、
兼秩如故、賜白金文綺鞍馬、公以 世廟告成、宜倣
宋郊祀覃恩、將先日議禮獲罪諸臣、從寬矜貸、 詔
褒荅、又疏舉禮部尚書起復羅公欽順自代、嗟嗟、公

立朝僅歲有餘耳居常以畀自牧至義所在則勇往直前無所忌避言若不出諸口至當大事決大疑發幽析紛則極其明辯衆莫能奪跡其行履素孚於人官轍所至聲聞藉甚部使者剡薦未嘗不及官至侍郎尚書計日可得也而直以議禮之疏與衆不合讙言遂興一倡百和牢不可解公方自信不疑謂公論在萬世不待辯而達禮君子固有先得公心之同然者矣初桂公疏上或勸公宜勿承不然忤衆且得罪公不肯以書質予予復之曰公旣實有此疏今安得

不承、亦據其所見者耳、何必同、比尚書命下、或止公
不宜來、予曰、 上命若是、公不去、恐衣冠之禍起矣、
比公入朝、 聖心悅懌、上下相安、消重禍、釋隱憂、不
可謂無功也、是時 上方圖新政理、公特被知遇、假
之歲年、所建明樹立、可量哉、天顧喪其明、又遏其年、
使不克大究厥施以沒、嗚呼、其命也夫、銘曰、唯士窮
經、或不達於政、公以經術、飾其政令、析繁舉劇、心得
手應、而要其終、卒歸乎正、雷風春撞、衆侍公以定、士
有從政、或未閑於禮、公執典禮以佐 天子、謂禮弗

昔如跣地弗覩羣咻柰何曰有人紀匪衆之狥唯權度在巳我求天知亦求同理食少慮多云胡不傷能喪其目不能奪其明煌煌禮書匪裁曷彰有命在天公不起在床　帝閔曰嗟我鑑斯亡曷顯我忠曷遂我良辟以誄之公雖殁有耿光稽行易名無忝文襄

永史云席書疏曰禮官之議舉朝是之臣未敢以爲是璁韜之議舉朝非之臣未敢以爲非昔舜繼堯統禹繼舜統未嘗不以瞽鯀爲父也　皇上尊爲天子而父母無尊稱果人情乎此非周武追王之心也今

唯定號　皇考興獻帝立廟大內祀以天子之禮則
大統正而昭穆不紊矣吏部員外方獻夫疏曰陛
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興獻之異羣廟當
稱禰而不稱宗請改　孝宗曰皇伯興獻帝曰皇
考別立廟祀草具未上適南刑部主事桂萼與張璁
議合乃言臣按范純仁論英宗親許爲仁宗子陛
下入繼大統果許爲　孝宗子乎且　孝宗有子更
爲立後　獻帝一子乃以出繼皆非也臣見席書方
獻夫皆以具疏故不敢復贅迄今未奉　宸斷豈

皇上未經覽邪抑二臣未果上邪謹錄以聞上曰

此關係天理綱常仍會羣臣集議

太師徐文貞公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嘉靖壬午中應天試，明年，賜進士第三人，授編修，與告歸娶，甲申，丁外艱，服除，復故官，會永嘉張公議撤孔子像，下儒臣問狀，衆莫敢持異，公條具三不必五不可狀，上以不奉詔罪公，廷多申救者，得勿問，謫延平推官，至則毀淫祠，剏社學，清久繫獄囚，以文致入者，咸得平反，盜阻尤溪爲亂，監司以屬公，乃設方略，窮其窟穴，句日而獲其渠帥，歼餘黨百二十人，滿三載，遷黃州府同知，未任，擢浙

江僉事督學政又三載陞副使改督江西學稱述王文成所著說因像祀焉會皇太子出閣選宮寮改洗馬兼侍讀丁內艱服除進祭酒爲籍籍諸生淑慝月朔廷誦之以吉服受淑籍素服受慝籍然有曖昧失者亦務覆蓋之諸生以故人人感激相戒勉久之擢禮部右侍郎尋遷吏部故事吏部官率鎬門示重公以爲不能盡人才破例延訪無倦署部事所推轂不用刻深儇捷者而用愿厚長者常引以爲賢於已當大計所貶退能不以衆口爲定天下翕然稱賢未

幾、兼學士、掌院事、尋擢禮部尚書、莊敬皇太子薨、公議喪禮稱 旨 上察公慎勤、召直無逸殿、公遂累請立 皇太子、不報、庚戌虜闌入、塞薄都城、中外震恐、公請出罪戴綸李珍於獄、復其官、俾敵愾自效、又密言虜間潛入請 上還大內、備非常 上雖難於還、而心念公忠、會中涓陷虜歸、爲虜乞貢 上幸便殿、問羣臣、公曰、賊深矣、不許、激怒、許、則操左券以責我、臣請計緩之 上曰、何謂緩、公曰、遣辯士風諭以無文、故且徵其情實、實則令聽命於甌脫、爲外臣通

貢市往返少日我備完而兵益集虜且退不退從而拒之其勢必得所欲 上稱善因請 上視朝會廷臣議廷臣皆言貢非虜始意許之愈一小快耳而墮軍威長虜志不可居數日勤王兵集虜亦退時聶公豹以副使坐法戍豹令華亭公爲弟子悉其才曰欲戚虜非豹不可即日薦起行伍爲中丞公上言延安卒善戰而雲中卒善諜宜各用所長 上從之時以朶顏三衛爲虜耳目請顯責之公謂三衛導虜有其情而無其迹罪之不可置之亦不可不若責以扞圍失

職使彼易受而後撫之上以爲然自是言便宜者
率咨諸公公寖益任用太宰缺廷推公上曰階素
内直柰何中道而棄之外乎亡何孝烈祔廟之議
起初孝烈方皇后自九嬪冊立庚子宮闈之變有
翊護功上德之既崩始謚曰孝等易今謚一日
上忽諭禮部議祧仁宗而以孝烈主祔廟公言女
后不宜先入廟宜祀之奉天殿別室上盛怒趣公
再議公不得已遜言曰祧祧廟乃聖子神孫事臣子
之心何忍煩上親議無已宜倣古廟數遞加之益

太廟奉先殿各一室令　仁宗緩祧而后先祔或可
上不許竟祧　仁宗祔　孝烈然天下皆以公議爲
正未幾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　上欲罷入衛卒公
言其非計又請汰營兵老弱者而取其餉以充賞賚
倡勇敢皆見納一品滿三載進柱國太子太傅癸丑
主會試時倭事起公上疏調將校主戰而守令主守
令將校北輒用軍興法而守令無恙及城潰矣復坐
將校死而僅左降守令是文武異刑而法不一也民
進止視守令不視將帥今兵一而民百奈何以戰守

併責將帥將校履肝膽以死而文吏持口舌以制難以責其振矣夫守令勤則餉峙具守令果則哨探嚴守令警則閭閻不容守令仁則兵必力臣以爲重責守令可也公又請罷浙江撫臣與吏江南督臣皆報許公念虜盜邊士不得田畜宜大米麥買無所得而戍卒月餉七鐶僅易粟二斗時幾句二麥熟石止直四鐶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鐶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鐶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而飽士卒一月其地米麥價且漸平上如其言

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董傳策、張翀、極論嚴嵩罪狀、嵩念公于吳張俱座主、而董又鄉人、於 上前、具道本旨所以爲者、 上下三君獄、考掠無所得、三君遂戍、公獲解辱、加太子太師、相嵩所以危公百端、無如之何、會 上所居西苑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隘甚、公朝夕傍偟曰、此豈 至尊安居所、乃請揄三殿餘材營之、數旬而宮成、更名萬壽宮、進公少師、時分宜姦益露 上久而察公忠、密札諮問、交午公所、鮮及分宜矣、居無何、御史鄒應龍疏論嵩父子不法、

上勒嵩致仕下其子世蕃獄戍之擢應龍五品京職
上雖退嵩而心憐之忽忽不樂手 諭公欲傳嗣令
擬 詔公謝不敢而吏禮二部奏遷應龍通政參議
報可矣忽有 旨切責二部臣以應龍爲邪不宜官
公爲之關說應龍得無恙 上亦悟輟嵩直廬賜公
公既居首揆盡反嵩政務收人心用物望嚴杜筐篚
天下翕然想望風采初嵩在事操權自利六卿皆束
手公盡謝却之或謂非宰臣體公曰夫操表掇以斯
望者而亦負畚荷鍤耶前是奏軍功率賚閣臣公以

爲不稼取禾、無以示勸、自是報捷不復與賞、將作大匠徐杲有殊寵、　上欲崇以宮保、公力持　祖宗無是法、無啓倖端、　上默然已、十五年滿、加上柱國、固辭、公體小恶、　上親爲調藥、溫諭諄切、方士熊顯等進長生藥、公力言不可餌、又問公比日乩何以不下、公謂此曹持紫姑術、實得於衆口、而托之神語、未宜深信、　上由此亦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大虜由墻子嶺入寇通州、報至、大司馬楊博以　上方有竹宮祠竈、不敢奏、而便宜令關門戒嚴、虜阻白河水、退掠

香河公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徼之古北口虜果走順義不能入出古北口遇伏大敗　天子創虜恨司馬不早計博危懼公從容言博悉兵情盡力　縣官　上始解公以張家灣當天下委輸請出光祿羨金三萬城之設一裨將始爲重鎮　穆宗在裕邸而景王未之國愛幸日異姦人謀欲更樹公力稱引古今調護萬端景王卒就國異議旋息公力也　上下制建雩壇及更興都故宮殿公第以撤置爲言工遂已天下鹽額淮揚最重歲賦六十餘萬金當國令

都御史鄢懋卿出經理搜積羨得百萬以爲功遂著
額額不登商多亡匿急則雖經公請仍其舊流徙悉
復而額盡登先是分剛以上僨事輒以緹騎逮所至
爲暴公在政地省減十九其後益不復遣戶部主事
海瑞上書斥　乘輿　上恚甚逮詔獄欲殺之公疏
言瑞草野倨侮然不過仰恃聖明以死沽直名耳不
如置之則彼計失而　聖德益廣瑞以是得毋死
上久疾欲幸興都公以保　聖躬防姦宄爲對語甚
切至　上崩　穆宗即位公推　先帝意罷齋醮土

木復諫諍得罪諸臣舉士有節行及恬退久廢者所草登極詔孳孳急民和天下翕然想望太平矣公明習典例中外倚重　上欲幸故邸公言　祖宗時非郊祀幸學耕耤　駕不出今諸大典未一行而先幸故邸可乎　上嚴公雖不輟幸而以頃刻歸矣亡何御史齊康受新鄭旨力詆公公引咎乞休於是九卿大臣皆為公辯雪而臺諫因劾康并及新鄭新鄭竟以此去位康亦遠謫而公少安時有中旨令館臣撰中秋致語公謂　先帝新棄羣臣非宴樂時臣不敢

奉詔、上於是爲罷宴、上謁陵甫至齋宮、而使中貴以意問曰、祀在次日、欲輕騎一出觀形勝可乎、公曰、上以祀來乎、以觀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游而後祀、非所以展孝思也、上竟以祀畢出觀、上欲以太監李用等分監營兵、又命修內教場、勒中貴習騎射、公持甚力、上難公、乃止、一品九年再滿、力求去、詔慰留、加公伯爵俸、固辭、久之乃視事、上欲幸南海子、公諫不聽、又與中使李芳忤、遂稱病不出、御史張齊因汗公姦利六事、公再疏辭、獲允、公還里、

杜門自守而新鄭再起以舊事銜公乃出其黨爲監司郡守伺公引繩批根而生平與公有睚眦怨者皆乗是侵公公怡然不校會拱敗獲免甲戌孫元春舉進士每戒之曰無競之地可以遠忌無恩之身可以遠謗咸謂名言壬午公年八十今 上使使存問賜論優渥鄉人榮之公雖材器天成而實本之學自爲諸生即從聶貞襄公切磋理道其後與歐陽文莊公輩推明王文成良知之旨相爲磨淬然獨不事口耳而以躬行爲實際以經濟爲真詮故其發於事業光

明後偉、非俗儒所可彷彿、生平無姬媵之侍、無臺榭之飾、友弟惇讓肫肫無僞、田宅錄廕、輒以推分弟姪、癸未閏二月二十六日卒、年八十一、贈太師、謚文貞、所著有世經堂集二十六卷、又手校錄程純公言若干卷、公爲文有根柢、嚴於法度、不爲無益語、王司寇稱曰、世廟如白日之麗天而忽爲震雷迅霆、公徐劑其震迅之勢、而爲霖雨、穆廟如白日之麗天而浮陰時時翳之、公直解駁其陰翳、而復爲白日、人以爲知言云、

少保趙文肅公

趙貞吉字孟靜號大洲蜀之内江人生而神頴六歲誦書日盡數卷年十五讀王文成傳習錄驚曰予固疑物理之遠於本也今獲所歸矣白二親往從不許遂遍誦六經自求之嘉靖戊子鄉薦走謁故相楊文忠里第文忠稱曰是社稷器也明年下第歸太夫人逝泣曰人世飈忽若是遂兼修出世業習靜古刹不櫛沐解衣者數年父資政公強令赴試舉禮部廷對都御史王公廷相撫其卷曰雖治安策弗能絶也

上嫌其語直置二甲尋悔之乃首列庶吉士特旨留館授編修公感　上初年銳意聖學後稍惑方術遂上求眞儒贊大業疏執政不懌公日與同志徐公樾輩切劘踰歲謁告歸蜀爲多士發明大學致知本旨蜀士知有問學出呫嗶上者自公始也二年冊封三年教司禮監同修會典充會試同考試官又三年遷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司業事當此時天下士高者固守物理紛若射覆一聞知本之學反加詆訾於聖門性道之旨莽如也公慨然曰學之不明未知性也

進諭六館士首揭中庸性道教爲訓諸士聞之慨然
舊習若濯而新是歲爲庚戌公語當事者曰虜將大
舉盍爲防禦計八月虜果闌入古北口由通州薄都
城公乃上破虜疏是時虜方有求貢嫚書入朝　上
詔禮部尚書徐公階集百官議日中莫有發一語者
公獨出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且既許貢則虜
必入城要索不已即內外夾攻胡以禦之徐公曰足
下必有奇畫公曰爲今計請　主上出御正殿下詔
引咎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帥釋沈束之獄以開言

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共爲城守
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其他無可爲者　上已偵
知公言手詔嘉公壯猷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
史領勑宣諭并給銀惟所措然勑未有督戰語可統
攝諸將以行也公以請于相嚴嵩嵩故有郤又其黨
趙文華素銜公萁相齮齕而甘心焉故不與事權即
兵曹一護卒不可得時虜騎充斥公單騎出城先詣
總兵仇鸞營次過諸將宣　上旨激勵付賞功銀一
時將卒感奮惟趙國忠一營駐沙河隔虜則屬鸞傳

諭而公以詰朝入城復命方公之入也仍欲上請督戰已撰有疏草矣而鸞陰畏公至遂令人請備謄疏故爲遲之公入朝趣疏不來獨以宣諭事畢奏上上怒謂公領銀未覩措置第爲尚文東遊說　詔錦衣逮杖落職補廣西荔波縣典史癸丑量移徽州府判稍遷南吏部文選司主事未至進郎中乙卯陞南光祿寺少卿遷南通政司叅議先是嵩已嗾吏部推公藩臬因　上問趙某何在故有是遷丙辰陞南右通政明年陞南光祿寺卿聞三殿災公移書執政言

大工復作不宜提編加賦重困民嵩見大怍又三年乃陞公南戶部右侍郎時公已開計歸服闋改戶部右侍郎抵任　上屢遣代祭示優眷嵩滋不樂亡何有建議薊州增設戶侍一員督糧練兵者嵩以屬公且召公酒詭曰是行非公不可公曰人臣之義死生以之復何諉哉酒半公徐曰今欲戶侍督糧督京運乎抑民運乎若二運已有職掌即部中與出薊州何異添官徒增擾耳況兵之不練其過宜不在是縱十戶侍出無益練兵也嵩作色怒且罷適嵩以告　上

手詔次相徐公問薊州事徐對以查理當用習邊糧者吏部因得易管理爲查理而以林侍郎行嵩出愈忿公而詬林侍郎嗾其黨張給事謚劾林不數日并劾公竟奪官去公平日持論以二氏學通吾儒謂必出世乃可經世道休遊嵩高抱犢伏牛諸山巡撫蔡公汝南逆而問學公遂列爲圖明三教之所繇起曰儒者見之曰儒仙者見之曰仙佛者見之曰佛其實一也蔡梓以傳公家食多居玉溪莊嘗爲諸生申致知之旨又爲講說人心道心精一執中大要以中即

性命卽天則也而後儒乃不識中爲何物至以爲物物有之是有個於刻舟之愚雕形之苦殊失其旨丙寅肅皇帝崩公哭最哀曰先皇帝知我隆慶改元詔起公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實錄副總裁會有言幸學祭酒坐講當預擇耆德攝之遂奉旨以原官暫掌國子事八月朔駕幸學賜坐講禹謨后克艱章上見公闡發精明音吐洪鬯大爲感動問之知爲新起用臣益喜尋命解監事充日講官先是北虜陷石州公與執政數議邊事不

合乃求補南禮書既行御史李惟觀南戶科給事岑
用中交章言趙某居啓沃之任可以格心贊治不宜
置遠地適上顧講筵無公不悅諭曰前年高往南京
者仍令日講遂復以禮部尚書兼翰學協管詹事府
事戊辰三月公還京會文武邊臣建議欲招練南兵
十萬于張家灣公執不可曰曩南京建振武營致大
變今乃欲建十振武營於都城側哉況燕薊乃戎馬
場豈藉南兵當事者寤遂移練兵于薊鎮惟揀南兵
三千教鳥銃識者謂爲得算頃之奉 命教庶吉士

仍充講讀纂修又命代祭先師孔子為　皇太子千秋講唐太宗諭太子章賜賚無虛日時薊鎮奏修敵臺幾千座公以為徒費無裨戰守因講語中力言之語具爲執政格不得上公遂邑邑懷去志而　上之眷用意益切尋詔以原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同諸臣入輔大政一日于講筵謝　上面諭盡心輔佐公稽首對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第近日朝綱邊防多廢壞臣欲捐身任事惟陛下主之　上色益喜于時　上多恭默而面諭公者再羣臣謂自臨御

以來所未有、翌日、御便殿、手詔閣臣、謂公已有年、嘗同任閣事、又撰勑令中貴捧詣閣下、皆特典也、先是大同邊臣棄城走、爲巡按暨科道所發、而閣臣未有言治罪者、公謂宜照元年山西失事例治之、執政不得已乃行巡按覆勘、公爲是遂託籍不出、上聞、溫諭、遣醫、賜羊酒瓜菜、公感上睠、乃上疏乞解贊輔重任、退供講職、且言大同之罪、惟祖法國是公論清議八字、斷之足矣、今兵部與閣臣俱仍姑息、臣欲爭論而力不能、故懷慚思退、上亟慰留之、是日、

上以原票還閣中改擬有不襲昔年虛套之論而閣中猶以將才難得題復　上姑兩解之然信公益篤明年庚午上言遵祖制收兵權以備戎務略云我朝內外兵分隸五府乃　高皇帝定萬世太平計俾免前代權臣握兵之害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正統末年嘗變爲十團營弘治間又加爲十二團營正德間又添置東西官廳然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意猶存也至嘉靖庚戌嚴嵩

欲為賊將仇鸞地遂請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籍歸
總督戎政印授鸞夫以五府外而別立一廳則盡變
太祖分府之意以十餘萬衆而統於一人則盡變
成祖分營之意向使鸞誅晚則將事之危未可測也
合無將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
擇一將統之責令開營教習仍以文臣巡覈之每歲
春秋校閱凡將官能否軍士勇怯技藝生熟皆得奏
聞而賞罰行焉要令五營齊成精銳有事則領敕將
兵於關外事畢則納印歸卒於營中如是則太阿之

柄獨持於上而輦轂下有數萬精兵隨所用而可矣上曰分營練兵乃　祖宗舊制遂下廷臣議行時本兵兵科挾前大同事議遂蜂起反失公建白本意上以公兼掌都察院加太子太保時閣臣高拱兼掌吏部方欲挾權籠制諸臣意假公爲分謗地故推公兼院事已而本兵霍冀被科臣論劾贓私疑公前議大同及已乃於求退疏中誣公主使公疏辨欲付法司究問以糾官邪且兩上疏乞休　上不允乃請給假回籍遷葬不允拱尤銜故相徐公欲中以危法疏

言當時議事臣假托遺詔凡　先帝所斥如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悉加超擢死者贈官廕子是侁視先帝近於無君又引弘治間彭程事欲有以治之公拂衣起曰若是則將如宋奸黨碑矣拱色變強留公乃共改票止於吏部通行曉諭而已又因公言去大獄字拱以是迄不得逞於徐公後又以故錦衣陸炳爲徐姻家已嗾張御史追劾炳而刑部以炳一品繇例在應議列當請勑三法司集議定之奏下閣中擬票是日拱遲公久不至既至欲從容商之拱遂徑擬

削爵沒產自是拱與公勢不兩立矣亡何宣太督撫王崇古等奏俺荅孫把漢阿吉等入降公語輔臣李公春芳曰此邊疆幸事已而本兵奏上李公票旨僅曰是公曰大約浮言謂恐開邊釁然自俺荅橫行五十餘年每年邊餉數百萬何年無釁釁不在納降也惟當請覽與降人官職慰來者心其制虜機宜一付之督撫乃同改票如公言與那阿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時虜求封貢朝議棼然獨公力主其議亟令督撫姑置封貢事徐議之第令俺荅速獻投虜叛人

趙全等九人易其孫去且當慎交質防虜刼盟又貽
王書曰吾外憐悉怛謀之附人內恐李文饒之失賊
公爲邊計篤切類此先是給事中張齊者爲拱嗾劾
徐公而王都御史因訐齊贓罪抵戍後齊倚拱辨復
力擊王與毛司寇欲因以傾徐乃奏行法司而刑科
給事中舒化希寢不得行拱懷怒思一逞於是考察
科道旨從內出公曰是將倚法爲報復計也疏請止
之拱聞卽上揭謂有成命不當中止公遂同赴吏部
有給事中吳時來者故嘗劾嵩父子謫戍起用守伉

直不附拱者也拱銳欲去之公獨不可爭至日中拱知公不可奪竟從公以故臺省名士得全者衆然拱益恨公刺骨嗾心腹給事中韓楫枉劾公公疏懇乞歸且曰願　上放臣歸田里令拱復還內閣毋久專大權樹衆黨別選老成掌部院庶上不悖　祖訓下不紊職掌　上雖眷公甚而拱交通中外亟謀逐公天子不得自持遂允公暫還時論惜焉公行後虜果還叛人趙全等獻俘禮成　上以公與議廕一子中書舍人明年春公抵家諸門人請設教聖水寺會

穆宗大漸公哭臨至哀毀成疾乙亥遂杜門不復會講第擬作二通遺諸門人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二通各分二門內篇門曰史通曰業通外篇門曰說通曰宗通內通之門八部史通部曰統曰傳曰制曰誌業通部曰典曰行曰藝曰術八部具而百代九流之緒備矣外通之門四部說通部曰經曰律曰論宗通部曰單傳直指四部具而頓漸半圓之旨悉矣所貴俾三千年未經折衷之籍聚爲一書以俟來哲是歲十月即開局編述乃爲文祭諸聖賢告始事

其略曰身居臣子之地每懷經世之憂心慕道德之門時發出世之願邇來垂白謝事忽生勇猛乃取舊書以類臚列隨文點布各就部曲約要而言經世者不礙出世之體出世者不忘經世之用然後千聖一心萬古一道聖人憂世之念可少慰矣語具公內外篇都序及貽曾巡撫書中至冬末疾作輟編丙子三月薨春秋六十有九訃聞 上輟朝諭祭誥贈少保謚曰文肅公孝友天至從總髮與弟蒙吉月相師友劉忠英偉稱其氣貌解褐即身任天下憂先一世雖百

挫不回至其問學淵源上探堯孔之微而并包逮於伯陽子羽爰逵泥洹雅自命曰經世出世其古之博大人哉荀楊諸子未足窺其與也其文章不襲人後而博辨雄深要歸于道所著詩文若干卷進講錄若干卷行于世

續藏書卷十二終